

# 潘鲁生艺术展唤起民俗传承意识

“神彩·绳度——潘鲁生当代艺术巡回展暨毕加索/潘鲁生陶瓷的对话”作为上海中华艺术宫跨年大展,结合潘鲁生当代艺术创作的风格特点,吸引了数万名观众。除了展示,展览还进行了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,昨日上午,100余名来自学校的青少年在风筝上图绘新年愿望,主办方通过这种互动方式,让年轻一代深刻了解、认识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据悉,该展将于2月28日闭幕。

### 互动参与成展览亮点

本次潘鲁生当代艺术巡回展引入了民间木板年画工艺体验、瓷盘绘制、花马抬轿、门神纳吉等民俗元素,春节前后浓厚、喜庆的气氛中,营造出神彩纳福、马年吉祥的中国传统年味。如展厅入口处装饰有门神的吉祥如意门装置作品前,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合影留念,人们希望在马年能够有“开门大吉”的好运气;而工艺文献展厅中的凤翔泥塑大花马抬轿装置陈列中,两尊色彩艳丽、吉祥喜庆的大花马抬起一顶传统大花轿,憨态可掬,成为马年观众的最爱。

观众除了可以在潘鲁生民俗题材的艺术创作中体会浓浓的传统年味,还可以亲自参与年画印制体验,动手DIY自己的陶瓷作品,体验艺术家立足文化传承的艺术创作过程。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,一张张各显神通的“八仙过海”年画线版,经过简单的印制工序便清晰的浮现在宣纸上。艺术家潘鲁生表示,这次举办个人艺术展不办开幕式,突出了展览的参与性与体验性的原因,主要是为了让展览回归艺术交流的功能,让普通观众能体会到当代艺术就你身边,传统文化以及民间艺术的审美趣味带到当下的生活空间中,让人们能够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与厚重。

### 青少年体验创作认知传统

金鱼、蜻蜓、蝴蝶、老鹰等各式各样



▲潘鲁生与观众互动交流

的风筝五十余只在大厅中逐次排开。每个风筝前,都有一位小朋友在聚精会神的绘制。有的小朋友画了大树下的小房子,希望住进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与小矮人生活中那样的房子。有的小朋友绘制了一只萌劲十足的小猫,希望新的一年有“喵星人”作伴。一笔一画,一涂一抹,一幅幅充满童真童趣的梦想图画便跃然纸上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传统习俗中放风筝是乡村孩童春季代表性的游艺活动,也是人们在春天求福纳吉的一种方式。

谈起这一活动的初衷,艺术家潘鲁生表示,从事教育工作30年,一直在探索和尝试使孩子们有动手实践融入社会的能力,也希望不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

只是追求前沿和接纳新鲜事物,还葆有一份对传统文化、民间艺术的深厚感情。不仅是风筝,传统文化中一个物件、一个习俗的背后是让人有所依托、感到温暖并充满期待的东西。生活方式、事物形式在变,但我们要把这种内在的、维系人心的东西传递下去。一年的好年景在种子里。希望有更多文化的种子生长得好长得壮。对今天的都市人来说,当代艺术的表现是艺术的前沿期盼,也是回归本元文化的期待。当代艺术是对艺术本体的再认识,更是对民艺的升华。民艺是一种乡愁,是当代艺术的中国话语,记得住乡愁,也就有根基,有认同,有属于我们的文化动力。

(东野升珍)

## 马年说马

# 赵孟頫：别出心裁绘鞍马

一代书画大家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,后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,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,也在史书上留下了诸多争议。但赵孟頫却是文人画家中罕见的全才,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竹石,无一不精,影响深远的《鹊华秋色图》,便是赵孟頫在济南为官时的惊世之作。赵孟頫也是元代鞍马画的重要代表人物,成就卓著,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《人马图》卷、北京故宫博物馆藏的《人骑图》卷、《秋郊饮马图》卷、《浴马图》卷和元、明、清三代关于赵孟頫所画之马作的诗评,都见证了赵孟頫的艺术成就,显现了他的一代画马新风。

赵孟頫的鞍马画主要有二体,一是学唐代韩干,二是学宋代李公麟。前者用笔细致柔和、敷色艳丽沉厚,重设色;后者墨笔白描,略加淡色,或者不加色。如传世的《牧马图》,在构图上,别出心裁,超出了传统的人物鞍马题材的画法。赵孟頫画马形神兼备,不输唐人,往往将马的健美与善于奔跑的习性表现得淋漓尽致,洋溢着粗放、率真之美。在粗犷之中,又灌注着空灵、闲适的文人精神,带有独特的文人特性。《滚尘马图》便是赵孟頫独出心裁绘鞍马的代表作品之一。《滚尘马图》高25.5厘米,宽38厘米,是他传世少有的国画作品。虽然整个画面不足一个平方尺,却在造型上一改前人着力刻画站立或奔跑着的马的形象,形神兼备,栩



▲印社拍卖699万元  
赵孟頫《滚尘马图》(2006年西泠

栩如生,动感十足。画面用线丝丝不苟而气韵生动,马的结构除了线条之外,主要运用渲染的方法,体积感、质感颇强,继承了唐代的鞍马画风,也体现了他细腻的观察力、高超的表现技巧。

除了构图功力的高深,这幅作品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。据记载,赵孟頫在画滚尘马时,为掌握马翻滚的动作和感受,还曾在床上体会马滚尘的状态,恰好夫人来送饭,一推门果真看到了赵孟頫化

作一匹滚尘之马,十分震惊,从此“据床学马”也成为画史上一段佳话。1760年,乾隆皇帝阅读此画,想起此典故,还在画上题诗一首:前世应为支遁师,兴来每爱写权奇。何妨窗内窥如马,正是全身里许时。除却乾隆题诗,此幅画卷钤有乾隆的八玺,经清朝宫廷收藏,并经《石渠宝笈续编》著录,堪称“有皇室血脉之物”,在2006年的西泠印社拍卖会上也曾拍得649万的高价。

(贾佳)

## 业界

### 北京画院美术馆 演绎齐白石手札情思

(本报讯) 为纪念齐白石诞辰150周年,由北京画院主办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作品系列展之十“人生若寄——齐白石的手札情思”3月18日前都将于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。此展完整呈现北京画院收藏的所有齐白石手稿,包括日记、信札、杂记、诗稿等,不仅可以为齐白石研究提供新的史料,而且这些手稿本身也可以作为书法作品来欣赏,对于推动齐白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据悉,在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手札体系完备,种类繁多,是国内外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无可比拟的。

### 徐树良书法展亮相省博

(本报讯) 由济南军区美术书法研究院、山东省书法家协会、日照军分区、日照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徐树良书法展于2月16日至19日在山东博物馆举行。此次共展出徐树良近年来创作的书法新作80余幅,作品形式多样、气韵生动,其书法追求碑帖融合,行草书上追魏晋二王,下法宋元明清诸家,作品沉雄大气、典雅精到,充分展示了当代军旅书法家的独特艺术情怀和良好精神风貌。

徐树良,山东淄博人,现任职济南军区某部,大校军衔。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课题班成员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创作委员会委员。

### 薛伟东、郭英培书画展亮相泉城

(本报讯) “仰秣——薛伟东、郭英培双人作品展”将与22日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美术馆(山东电视大厦15楼)隆重展出。本次展览由山东广播电视台、山东省书法家协会、济南市美术家协会、济南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,山东广播电视台美术馆、齐鲁网艺术投资频道、齐香斋画廊联合承办。薛伟东现为济南市书协副主席,擅草书。郭英培现为济南市美协副主席,擅花鸟。此次展览作为山东广播电视台美术馆的春节后首个展览,汇集了二位画家近期创作的60余幅精品力作,是一道书画合璧的艺术盛宴。

## 旧王孙溥心畬轶事

溥心畬一生经历并不复杂,在艺术创作上,却有许多独到之处。很重要的一项便是溥心畬对书画用笔非常讲究。启功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:“先生好用小笔写字,自己请笔工完制一种细管纯狼毫笔,比通用的小楷笔可能还要尖些、细些。管上刻‘吟诗秋叶黄’五个字,一批即制了许多支。先生不但写小字用这种笔,即写约二寸大的字,也喜用这种笔。”(《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》)他的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学生、画家刘国松也说过:“因为溥先生并不太重视他自己的画艺,所以用的材料很不讲究……只有用笔方面,才有独好,他最喜欢用狼毫笔,而且多半是紫狼毫或豹狼毫,或长锋钩筋笔。他觉得狼毫比较挺拔,比较灵活,重笔挥写,可得雷霆万钧之势;轻笔皴擦,易获灵秀清逸之气。甚至他写字亦用样的笔,尤其是写两三寸的行书,更是风韵高雅,清新拔俗了。”

鉴赏或鉴定溥心畬书画,一定要知道他所用毛笔的特点,即长狼毫中锋。

溥心畬在设色方面有独到之处。他曾经一再提醒学生说:“染色绝对不可以染一两两次就算了,最好要在十次以上。次数越多,层次就越多,就越有深度,越有分量。现今有些画人一次就染完,简直不可想像。”他每次染时都用色很淡,一层一层和一次一次往上加。他说:“淡而后才能雅,清而后才能逸。世人都不知此(耻),急功好利。”溥心畬辞世前数月,弟子江兆申前去探望。溥拿出一卷棉纸设色山水小卷让江好好观赏。约半小时后,江认为对笔墨、染色等均已能默记在心,便准备将画卷放回原处。溥说:“再仔细看看,不要放过每一个细处。”江于是又再看了一遍。溥问江:“你看这这画染了几遍?”江答:“三遍!”溥说:“一共十遍!你的画只匆匆的染了一两遍,颜色都浮在纸面上,所以山泽枯槁,毫无生气!”(江著《我的艺术生涯》)。溥心畬这种十遍左右的染色(设色)方法,也为人们鉴定其画作的真伪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。

溥心畬定居台北之后,除了在家中开设《易经》讲座外,还到中国台湾省立师范学院(今台湾师范大学)等高校艺术系授课,收徒教授书画。传说宋美龄当年欲拜溥心畬为师学画,但要行跪拜叩头,点烛、敬茶等入门仪式。而宋因身份特殊而难行此大礼,遂转投黄君璧为师,而黄则免去拜师仪式。此事应是以讹传讹。其实,在溥心畬拜门(入门)弟子中可分为二大类:叩头与不叩头。叩头行礼的弟子完全按照传统的学徒规制,可以搬入溥家居住,每天寝食在一起,除学习书画和诗文外,还要承担部分家中杂务,但这部分弟子的人数极少。而绝大多数则是不行叩头之礼的弟子,即授课时来,下课时走;如有时无空不来上课亦无妨,此亦可谓“走读”弟子。所以溥心畬如要接受宋美龄为弟子,也可不必行跪拜叩头之礼。溥心畬之所以拒绝宋为弟子,可能是因清王朝被国民党人所推翻,如果接受国民党总裁夫人为其弟子,则在心理上会有某种愧对列祖列宗的负罪之感。溥心畬当年内心的真实想法,今人也多为猜测而已。

●万君超(书画鉴赏家、独立撰稿人)



▲溥心畬《上元夜饮图》